

张永泉

南国红豆

NAN GUO HONG DOU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张永泉

南国
红豆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黄 迅

书名 南国红豆

作者 张永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9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960 1/32

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

印数 1—1,550册 字数 100千

ISBN7-5411-0421-3/I·391

定价：2.10元

内容提要

云南，美丽神奇，是多民族聚集的边疆省份，是文学富矿。诗人张永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足迹遍及高黎贡山，瑞丽江畔。他忘情于苍山洱海，他倘佯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，他描写傣家竹楼和景颇山寨的迷人风光，他讴歌兄弟民族淳朴的人情风俗；他“在绿色的界碑下”聆听“雾打芭蕉”；他在“大理花街”遇上了“洱海雨”；他在老山前线见识了“英雄海量”，他在“连着炮火的边城”欣赏“飘渺在云海里的钟声”……

这是一本洋溢着热烈的诗情的散文集，~~读来如饮醇酒，令人回味~~，~~令人回味~~，~~令人回味~~，令人回味，令人回味，令人回味。

目 录

- 太阳当顶的地方..... (1)
- 在绿色的界碑下..... (6)
- 雾打芭蕉..... (13)
- 大理花街..... (18)
- 洱海雨..... (23)
- 鲜花·水花·心花..... (26)
-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..... (33)
- 寻找阿诗玛..... (38)
- 夜宿彝寨..... (44)
- 火海刀锋上的美..... (48)
- 勐嘎拉传奇..... (57)
- 英雄海量..... (64)
- 红豆生南国..... (71)
- 妈妈..... (76)
- 儿子..... (82)
- 连着炮火的边城..... (87)

石鼓，长江第一弯.....	(91)
金沙英雄魂.....	(95)
川江揽胜.....	(102)
宁河小三峡.....	(116)
悬棺之谜.....	(124)
桂花雨.....	(130)
农民“度假村”.....	(135)
飘渺在云海里的钟声.....	(138)
鲁布革的灯火.....	(144)
在云南，有这样一个贫困山区.....	(154)
散文离不开生活（代后记）.....	(184)

太阳当顶的地方

在太阳落山之时，我才到达遥远的边境小镇——畹町——这太阳当顶的地方。

畹町，在我的心中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。当地的傣族同胞告诉我：所谓畹町，在傣语里的意思，就是太阳当顶的地方。相传，唐朝高僧玄奘和尚，沿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，到西天取经，到达畹町时，正是艳阳当空，遍地一片碧绿。那浓密的凤尾竹，那一树成林的大青树；那千百种珍奇的花卉，在阳光下闪着神秘的色彩。太阳是火辣辣的，但万物却是生机勃勃的。八戒热得躺在林中不想走，孙悟空也喘着粗气，连声叫道：“好热呵！这鬼地方，不知叫甚名字？”

玄奘望着这万里无云的南天，回想取经路上历经的千辛万苦，又看着茫茫无尽的征途，他想，不过是从早到晚的一天中，刚刚走了一小半。于是，他顺口答道：“这就是太阳当顶的地方。”悟空一听，连说：“好，好！师傅这个名字取得真好。太

阳当顶，正是赶路之时，八戒，走哩！”说着，他一把抓起八戒，又跟着玄奘高僧，踏上了取经的征途。

于是，傣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理想而奋斗的大唐高僧，也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碗叮，即太阳当顶的地方了。

其实，玄奘取经，是没有走这条南方古丝绸之路的，但中华民族的文化，却早传播到这遥远的边地。边疆人民出于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，也就有了唐僧取经的传说，还有诸葛亮南征的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。甚至在西双版纳流入澜沧江的一条支流，也被称做流沙河，连傣家的竹楼也说是仿孔明的帽子建造的。

碗叮，这充满了神奇色彩的边地小镇，解放前只不过是一个仅有几座小竹楼的傣族村寨。如今，这儿高楼林立，街道整洁，成了中缅边境一座繁华的小镇。

街道随山势蜿蜒伸去，在大街的尽头，便是中缅两国的天然界河碗叮河了。河水清澈透底，两岸茂林繁花，掩映着竹楼房舍。河水轻柔地唱着动人的小曲，也唱着许多美丽而迷人的故事。

街上行人不少，他们中大多是傣族，也有景颇、阿昌、德昂、傈僳族人。傣族姑娘爱打扮，统裙、短衣，不仅色彩艳丽，而且曲线悠美。近年

来，她们还爱在脸上打粉，嘴上涂层唇膏。由于粉底涂得不匀又厚，有的姑娘的脸反倒显得难看了。景颇汉子爱背长刀，或在腰上缠一条红色的布带，显得格外英武。傣傣族、德昂族的姑娘，在颈子上挂着许多银亮的项圈。据说，这些项圈都是她们情人送的。一个姑娘，爱她的小伙子越多，项圈也就越多，姑娘的身价也就越高。项圈不仅是姑娘被人爱的象征，她们也因此引以为光荣。

当然，这街上还有许多缅甸人。中缅两国人民世代友好，胞波情谊，谱就许多动人的故事。我问过一些边民，他们都说：缅甸那边有他们的亲戚。因此，两国边民，自由来往，通婚互市，友好而融洽。

街头的畹町河畔，有一座水泥桥。桥头是我们的边防检查站和海关。缅甸边民要过来做生意，只用到边防检查站登个记，便可以在畹町镇摆摊设店了。当然，他们大多是小本经营，在大街两边搭个棚架、摆个地摊，卖些外国小百货，什么日本味精，美国打火机，法国香水，五香瓜子之类的杂货。还有些花花绿绿的衣物，摆在地摊上，挂在棚架上，花花绿绿，就象扯起了万国旗。

当然，走私分子也是有的。他们卖进口表，为了逃税，把表戴在两只手上。见了外地来的汉人，便悄悄凑上，轻声问道：“该要？真货。日本的双

獅，还有梅花。”他们要是见你动心了，便拉起你到街边的一个背处，或是到树林之中，然后捞起衣袖：嚯，那表从手臂戴到手腕，一块接一块、亮晃晃的。不用说，价格也便宜。于是，买主动心了，五六张大团结，便买了一块外国真货。买主兴奋的神情还留在脸上，又走回到了大街。可是，那戴红袖章的市管会人员，却准确地来到买主身边：“请你交出走私表！”结果闹了个没收罚款，还要写信通知原单位。

原来那些卖表的人，刚刚一成交，转身就到工商部门去报告了。报告者可以因此而得到一笔奖金，加上他卖表的收入，真是双丰收了。

于是，外地的出差人，再也不上这鬼当了。

神奇，神奇，真是太神奇了。

这儿的电影院，也是名符其实的“国际电影院”。看电影的，不仅有中国的各民族边民，还有缅甸人以及侨居在缅甸的印度人、英国人、泰国人。前些年，畹町镇对面的缅甸边境小镇，常用一些高价录相来吸引中国的边民。那些武打功夫片，那些充满肉感的床上生活片，一阵子也吸引过一些畹町的年轻人。但不过几个月的功夫，人们就对界河那边铁皮房子里的东西，不感兴趣了。

近年来，我们的电影院，却场场客满。不仅《少林寺》如此，就是《迷人的乐队》放映时，电

影院也被笑声填满。《孔雀公主》不仅吸引了缅甸边民，连居住在仰光的一些有钱人，也坐专车来到缅北，再到畹町观看。

在桥头的文化馆阅览室，成天对内外开放。这儿虽是遥远的边境，但书报却很齐全。借阅文艺书籍的人不少，我问过一个正在读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的傣族姑娘：“你家在哪儿？”她指了指对岸。“你读得懂汉字吗？”她笑了笑，轻声答道：“我爷爷是中国的湖南汉人，奶奶是缅甸傣族。汉字、汉语，都是爷爷教的。”

文明的小镇，友谊的小镇。这儿的每朵花都开放着一个友好的故事，这儿的每棵绿树，都在年轮里记下了他的事迹。

是的，畹町桥曾经留下一位巨人的脚印。当年，周总理从缅甸访问归来，就是经过这座桥回国的。然后再到芒市，与缅甸总理会谈、联欢。畹町河也年年月月唱着那支动人心魄的歌：“我住江之头，君住江之尾，彼此情无限，共饮一江水……”

两国的边民都忘不了他。于是，在桥头，在河的两岸，栽了许多绿竹、绿树。

树长大了，竹成林了。他活在高节的竹子上，他活在绿树的年轮中，他活在中缅两国边民的心中。

呵！这儿是太阳当顶的地方，永远是太阳当顶的地方……

在绿色的界碑下……

云南西部德宏边境的公路，几乎全在犬牙交错的中缅边界穿行。公路两旁的寨子、缅塔、竹林、稻田、蔗地、小河、大青树、芭蕉林，一模一样；两边的傣族、景颇族，共饮一江水、同赶一条街，一样的服饰，一样的语言。在有些地方，连缅币和人民币也是同时使用。要不是那些刻着“中国”、“缅甸”字样的界碑，我简直分不清：哪儿是中国的寨子，哪儿是缅甸的土地。

这儿的故事，像花一样多，似树叶一样奇特。就说“拉英”吧，这个紧紧挨着缅甸的中国傣族小寨，就有许许多多的传奇呢。

泼水节期间，在德宏边境工作了多年的老张同志，陪同我们去拉英。

从陇川县的章凤镇出发，汽车在田野的机耕路上行驶，碧绿的甘蔗林，汇一片碧绿的海洋；凤尾竹似绿色的巨笔，把一个个春天的童话写进深远的蓝天；大青树长着又长又粗的胡须，一棵树就是一

片绿色的森林，里面藏着好些迷人的故事。这儿的一切都是绿的，山是绿的，田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连空气也似乎涂上了一层绿色。凉风徐徐，从田野吹来，好象有一股醉人的甜味。

汽车经过几个农场，到了山边的弄洪边防检查站，那房顶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：这儿已经是中缅边境了。在检查站，我们出示了边境通行证，汽车便进入了山峦起伏的丛林便道。道路两边的翠竹、芭蕉林、木瓜树、芒果树、棕榈树……伸延着，组成了一条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绿色长廊，又像两排奇特的绿色仪仗，怀着春天的情意，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不一会，稍远处现出一片平坝，从翠竹绿树之中，露出了一些星星点点的竹楼。位于密林丛中的这个傣族寨子，无疑的便是拉英了。在有节奏的铙锣、象脚鼓的欢乐声中，一些傣家儿童放起火炮，叭叭的震响着，孩子们欢叫着。他们中的一些男孩子，光着头，在阳光下油亮油亮地闪烁，一件黄色的袈裟披在肩上，在风中飘飞着，这些小和尚也在尽情地享受泼水节的欢乐。老张告诉我们：傣族全民信佛，儿童从小入缅寺当和尚，同时也在那里学些文化。过去，傣族中有名望的知识分子，几乎都是和尚出身。

汽车鸣着喇叭，孩子们欢叫着，引来了一群花

花绿绿的姑娘，他们手提水桶，追着汽车，把一桶桶的清水泼向我们。拉英的热情，在水花中闪烁，傣家人好客的情意，在水花中开放。汽车被泼湿了，还没进村，我们便受到了泼水节的洗礼。

汽车在水的欢乐中穿过寨子，司机在一棵大青树前，突然踩了刹车。老张风趣地说：“你要再不停车，开过大青树，我们就出国了。”

拉英寨门前的这棵大青树，便是一座天然的绿色界碑了。

大青树的那边，就是缅北重镇“洋人街”。

十九世纪英国人占了缅甸，他们的军队、商人、传教士，便在那儿筑垒、经商、传教。一些印度商人，也来做生意。一时间，一个小小的缅甸村寨，便热闹了起来，由于欧洲人越来越多，商业殖民化的色彩也越来越浓，人们便习惯叫它洋人街了。

眼前，大青树粗大的根须，搂抱着中缅两国的土地，巨大的树冠，一半为中国遮荫、一半给缅甸人送凉。树旁的土地，种满了瓜果，长满了绿树红花。中国的蔷薇，伸着春天的情意，爬上了缅甸那边的小树，开着红色的、紫色的花儿；缅甸洋人街边的洋葫芦，也带着胞波情谊，越境爬上拉英人家的竹楼，结着硕大的果实。一个拉英，一个洋人街，两个村寨，两个国家，实难叫人分辨清楚。不

过仔细一看，也有不同，洋人街那边，竹楼连着砖墙铁皮顶的房子，颇有点不土不洋的味道。墙上、树上还贴满了电视录相广告：什么〈情海恩仇〉呀、〈洋行血案〉呀、〈强盗妓女钱〉呀，显得分外刺眼。大青树前不远处的一幢竹楼，几个缅甸士兵，有的斜挂着枪，有的把枪拄在地上，有的在和那些妖艳的傣族妇女说笑，有的嘴上叼支香烟，时而又吸一口冰棒。他们既不像站岗守卫，也不像节日外出游玩。司机告诉我们：他们当然是守边的士兵。不过，中缅边界是和平边界，他们没有多少事干，自由得很，只是不能越过大青树，进入拉英的范围。在逢年过节时，中国的边防检查站，也有宴请他们长官的时候。据说有的士兵，军装一脱、一条大统裙往身上一笼，也会随边民过来买些吃食的。

大青树下，两边都有许多摆小摊的。一个挨着一个的席棚，一字排开，成了一条颇有边地色彩的小街。我们这边，有卖凉粉、米线、小百货的。做小买卖的，大多是傣族妇女，她们上身都穿着半透明的紧身短衣背心，下边是浅色或大花统裙，傣族妇女的服装，十分讲究线条美，短衣统裙勾勒出的曲线，分外迷人。她们的头上戴着花，或别一把时髦的梳子，耳边都闪着宝石般的装饰。脸上施着脂粉，嘴上涂着唇膏。她们一见外地来人，便微笑

着，柔声喊道：“者弄（大哥），该要？”“者弄，吸（吃）碗米线，好吃多多的。”听着她们像唱歌一样的声音，再看看那些芝麻、葱花、姜米、红油辣子，雪白的味精等佐料，你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走开，只好坐在她们的小竹凳上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这里的小百货五花八门，中国的温水瓶、胶鞋、棉布衣服，都是热门货。有的还卖一些“外货”，如日本的味精，美国的五星打火机，法国的香水，瑞士的奶粉，荷兰的炼乳，缅甸的五香瓜子和一些大花衬衣。更有趣的是，各国的西装也在这儿竞争了起来。

两国的边界，是开放的，边民允许在两边的集镇赶街“互市”。因此，这儿的交易是自由的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市场。洋人街的缅甸边民，可以随时越境过来买中国的胶鞋、衣物等，而拉英的中国同胞，也可以去洋人街赶街。就是拉英这些摆摊的小贩中，也有不少是从洋人街过来的。甚至侨居洋人街的印度人，也来这边做生意。他们的身上，有时穿四五件西装，手上戴七八只手表，有民谣说：“拉英街子真奇怪，西装穿着卖，手表戴在手上卖。”

我们走到大青树下，站在巨大的树根上合影。突然一阵母鸡打鸣的声音，从拉英传来，一个傣族儿童赶着一只母鸡，那母鸡飞扑着，向着洋人街飞

去。赶鸡的傣族儿童，跑过大青树，把一个白生生的鸡蛋，递给了一个摆摊的缅甸老奶奶，又对她说了些什么。那老奶奶双眼流着笑，把一包五香瓜子揣在少年的口袋里。原来那老奶奶的母鸡“越境”，到傣家少年的竹楼里下了蛋。这样的事，有好些回了，每次都是傣族少年把蛋送给她的。少年跑回来了，红红的领巾，一飘一闪的，象一团火在我眼前燃着。我的心一热：多美的人民，多么美的民风，多么友好的边界。

我们正要离开边界，一阵欢乐的象脚鼓、铓锣声，从对面传来，接着又响起了突突的拖拉机声。洋人街那边，涌来了一大群穿红戴绿的人们。只见拖拉机上，坐着一对新人：小伙子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。新娘是个傣族姑娘，短衣、长裙，紧束着长长的腰身，头略低着，羞涩的目光中，溢出幸福和甜蜜。老张说：这是中国的一个农场工人，讨了一个洋人街的缅甸姑娘。因为中缅边境，不仅可以互市，边民还可以“互婚”。

送亲的人们，走过大青树，那些小伙子的手中，都有一瓶水酒，姑娘们则捧着鲜花。他们见我们是从内地来的客人，都争着向我们敬酒，新郎和新娘也从拖拉机上站起，举起酒杯，表示敬意和欢迎。不知是谁提了一桶清水，姑娘们用花枝向我们浇水，水从头上流到身上，友谊，胞波的情谊，在